

港台
武俠
精品

博覽

港台武侠精品博览

(第四卷)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肖 逸	甘十九妹	1
肖 逸	马鸣风萧萧	42
肖 逸	无忧公主	82
肖 逸	钦马流花河	125
肖 逸	长剑相思	165
玉翎雁	千里红线	207
天行健	导读	254

甘十九妹

一乘翠帘红顶小轿停在“岳阳门”前的雪地上，有如荷叶托着莲花漂浮在泛起薄雾的湖波之中。

抬轿的两个青衣小厮往附近一块上马石上悠闲一坐。轿前那个瘦高的红衣人阮行，用竹竿围着小轿划出一个两丈大小的圆圈，腰弯得跟虾米似的拄着竿子，似乎要睡着了。

岳阳门的老马头出来晒太阳，见此怪状，连问几声无人回应，便上前探听，脚一踏进那划完的圆圈，立时感到象触电一般，浑身奇寒难当，哇一声向后翻倒，爬回门口时，脸已发黑，快断气了。

接着陆续从岳阳门里，出来的七老之一徐斌、两名青衣弟子、乃至四堂长老之一彭万麟，均在进圈时丧生，莫不脸色发黑、七孔流血而亡。

那瘦高红衣人阮行叫道：“岳阳门谁有能耐走进这圈子，揭开轿帘，才配与我家主人答话，否则活该身死！”

岳阳门第三代掌门人，武林中最负盛名被号为一代大侠的“无双剑”李铁心，岂能受此大辱！他手持一口玉龙宝剑，

施展“血罩”神功，刷地一下侧着身子切进圈内。别人都在三步之内倒下，他却渐渐走近轿子。只见疾风大作，李铁心结了一身冰霜僵在那里。然而，这位掌门人毕竟不愧为一代大侠，他霍地跃起，击退了红衣人阮行的劫击，长剑一闪，哗啦一声挑开了轿帘！

就在那一瞬间，人们看清了坐在轿子里的人——那原来是一位异常秀美的年轻女子！人们作梦也不会想到，用这般残忍手段杀人，竟会出自她手！李铁心的玉龙剑直取少女印堂，只见她微微一欠身子，玉龙剑已拿在她那白嫩的细手上，她的另一只手向外一推，李铁心便球一样被抛出圈外。

李铁心脸色发青，他努力挺身问道：“你们主仆到底是哪来的？为什么要对岳阳门下此毒手？”

从那红衣人阮行口中方才得知：轿中的主人名号甘十九妹，是专为报四十年前的宿仇而来找岳阳门的前掌门洗冰的，还说他家姑娘体念洗掌门是武林前辈，不欲出手，他如有自知之明，就该自己抹脖子，不然……

阮行按轿中主人的吩咐，把被夺去的玉龙宝剑还给原主。李铁心接过一看，不禁大吃一惊：宝剑已变得乌黑，上面还留下三个深深的指印！

阮行冷冰冰地说：“拿回去给洗老头看，就说我家姑娘交待，孽是他造的，叫他自己看着办吧！三天以后，我来听回音，希望他不要叫我们费事！”

洗冰老人已是八十岁的高龄了，他一看那些死者的脸色和那口变黑的玉龙宝剑，面色如土。他说这是一种“含沙射影”的惊人内功，百步之内取人性命，伤人元气精魄于无形之间！“果然是她！‘丹凤’水红芍……”一段痛苦的往事涌上心头：四十年前，武林中出现了一个极可怕的人物——“丹凤”水红芍，此女独善一种怪异的毒功“七步断肠红”，与

“含沙射影”的内功共同施展，能使人于七步之内七孔流血而亡；但最厉害的，还是她的美色！她美貌如仙，心如毒蝎，形成最可怖的粉红陷阱。为江湖主持公道，除掉这个女魔头，才有武林七修挺身而出。年轻的冼冰就是这七修中的一员。看来水红芍对他情有独钟，因而迟迟不肯对她下手。当七修中有两位兄弟都死在她的毒手之中时，冼冰才狠下心来，将水红芍引入凤凰山布置好干柴的地道之中。引火烧着之后，冼冰听到她在烈焰浓烟中凄惨地呼叫他的名字，他实在狠不下去，为她打开了地道的出口……可怜她虽然逃出了绝境，却将闭月羞花之貌，烧得惨不忍睹。她鬼也似的凌厉，一去不返……对于一个女子来说，美貌比她的生命更为重要。冼冰当时虽然出于一片善心敞开口，但恰是在她毁容时刻放生；对她来说，真比杀了她还残忍！现在，这个象水红芍一样狠毒的甘十九妹找上门来，显然是作为她的弟子雪耻前仇来了！

“她必然不会放过我的，可惜我们谁也不是她的对手，更不幸的是连带了你们，整个岳阳门完了……”老人正伤心之时，见躺在一边的掌门人李铁心脸色变黑气绝身亡，兀自己也昏厥过去。当下守在身旁的三堂长老及七名弟子，全都惊呆，手足无措。想不到刚入门不过三个月的黑衣少年尹剑平倒显得很镇静，他是双鹤堂的堂主推荐来的，只是个服侍冼冰起居静坐的末代弟子而已。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以本身的“小天星”功夫，借抱起仰倒的冼冰的当儿，已将真力灌输到对方体内，使其清醒过来。冼冰老人本来认为岳阳门没救了，现在眼神突然一亮盯住了尹剑平。他示意让所有人都退下去，只剩下尹剑平时，老人一经盘问，原来这少年不仅在双鹤堂学会了“金刚铁腕”之功，还从师南普陀山冷琴居士学得了盖世“春秋正气”功力……老人一听极为惊讶，这少年的武功已为世间罕见，投到岳阳门来，只为了学得“血罩”功竟甘愿作仆人，且在比他功力低下甚远的门徒之中，毫无骄色，滴水不漏，足见气度品格绝非凡俗。冼冰老人在弥留之际，又

特别注意到了尹剑平那开朗挺出的印堂，遑飞的双眉，已料定全岳阳门的人，唯一能够逢凶化吉活下去并将大展宏图的，只有他了！于是，老人从怀里掏出一块嵌有一颗珍珠的玉翠交给尹剑平，说这是当年水红芍的赠品，有驱“七步断肠红”剧毒的奇效；当那些暂避一时的人们都回来之后，冼冰还特意指令职掌“采”堂的“醉八仙”段南溪将装有本门最主要的十七种秘功的秘本（包括“血罩”功在内）的“铁匣秘笈”交给尹剑平。此事当然引起了举座的一阵惊讶。眼见着冼冰前辈闭目西归，剩下的三老八少，相继在出逃中有九人丧命。漆里的大厅里，最后只剩尹剑平和段南溪两人了。阮行陪着甘十九妹提着灯笼逐渐逼近，并向厅内打进两粒白色“断魂丸”。尹剑平身上有那镶珠的玉块果然灵验，段南溪靠闭气功也暂没毒死。尹剑平出招让段老人摹仿冼冰的声音叱退了阮行，赢得了一点时机。尹剑平背起段老逃到灵堂，杀了对方两条白衣汉子。段老人因中毒发作知道自己不行了，也看出尹剑平确实武功超凡，便把铁匣秘笈交给他。尹剑平藏在灵堂的隔空中，终于避过了甘十九妹的追查……

披星戴月，不分昼夜，连奔数日，这天傍晚，尹剑平终于到达双鹤堂的所在地白石岭。冼冰老人临终时曾告诉他，当年的武林七修，如今在世的尚有两人：一是双鹤堂的堂主“坎离子”米如烟，一是隐居于淮上清风岭下的樊钟秀。七年前，尹剑平曾从师坎离子学习金刚腕功，故此前来报信，以防不测。刚入山门，只见一位三十岁左右的汉子，似乎对黄麻特有偏爱，全身上下全是黄麻衣服，手中还用一缕黄麻编织绳结。更为奇怪的是，这黄麻衣人得知尹剑平的姓名之后，不但知道他在此处练过金刚铁腕功，还对甘十九妹血洗岳阳门早有所闻。尹剑平怀有戒心不便深问即刻入殿寻找坎离子。满目凄静，当年声威煊赫一时的双鹤堂，而今门可罗雀，只剩下坎离子一个孤老头子了。他因为最后一个弟子石明江的负心离去，悲伤至极，终日酗酒为乐。尹剑平向他诉说了冼

冰老人的遭遇，他仍是只顾喝酒。尹剑平拿出岳阳门掌门李铁心的玉龙剑给他看，他才大吃一惊，并说当今武林能够与水红芍乃至甘十九妹的毒功抗衡的，也许只有陕西的黄麻客晏鹏举的“二心桥”内功了。因为五十多年前坎离子行医时曾救过晏鹏举一命，所以二人有了交情。听说“黄麻客”，尹剑平想起了刚进门看见的那位怪人，赶紧拉着老人到前院去。坎离子一见拴在树林边的黄麻绳结，大为惊喜，说是有救了！这时那位怪人出现了，原来他是晏鹏举的儿子晏春雷，是按父命前来速将坎离子接走，不得与甘十九妹交手，不准为此牵连进去；而晏春雷则一腔血气，偏要与这伙杀人魔王决一雌雄不可。尹剑平佩服他的刚强，二人一见知心，一个余勇可嘉，一个足智多谋，当下即结拜为兄弟。晏春雷告诉尹剑平说：他已在白石岭入口处布下“八木易象阵”，尹剑平甚为赞赏，并和他一起到现场去给甘十九妹的退路再布下一阵。

漆黑的夜。甘十九妹果然又乘坐那顶翠帘红顶小轿来了！她居然也深通五行生克的土木之术，看透了晏春雷布下的“八木易象阵”的奥妙不似“四明幽暗”，得力于眼前枫林，以四易八为双数，逢单则吉，以实化虚，虚中有实。她冲破眼前的幻影，进了双鹤堂的大院。看到那一束“黄麻令”，愣了片刻，却也并不放在眼里，只怪那姓晏的老头子多事，便直奔庙房来了。她这次出山，就是要遵从师命剪除当年的“武林七修”仅存的三个人，他们都是亲手围堵水红芍、火焚地道的元凶。洗冰首当其冲，第二个目标便是这坎离上人米如烟，下一个才是樊钟秀。丹房里只有坎离上人一人在打盹，他惊醒后问来人是谁。那修颀俊美的女子道：“我来自滇中的丹凤轩，姓甘，甘明珠，人称甘十九妹。”老头子一听不好，拼命作最后一搏，连手双剑，封喉挂胸，颇有一招双式之妙，虽已老朽，却也不乏双鹤堂的威风。怎奈那甘十九妹的身法已达到了“以气御剑，以剑成炁”的极流境界，一伸手便将他拿住了。

米如烟老泪纵横，苦苦哀求姑娘剑下留情，说他已经是个不中用的老废物了，杀死可怜的老人已经没有意义了。甘十九妹也不忍心对他下手，便让他老老实实道出堂内还有何人。威逼之下，他一时不慎，竟将尹剑平说了出来。一经追问，他只好将尹剑平从师冷琴居士学得“春秋正气”、“六随身法”，投本门苦练“金刚铁腕”功，乃至到岳阳门为学“血罩”功一一端出。只是由于他惶惧，将尹剑平的“尹”说成了“依”。甘十九妹对这个“依剑平”用上了心机，想到血洗岳阳门时她手下有两人丧生在“金刚铁腕”下，这回找到了凶手，因此绝不放过米老头了，非逼他交出“依剑平”不可。米老头看势不好，转身往窗外一跃，让跟班的阮行一竿子打在头上，当场身亡。甘十九妹对阮行的莽撞甚为不满，她并不打算真杀这个孤老头子，只想利用他引出查办那个“依剑平”而已。

甘十九妹与晏春雷在竹林中遭遇。二人先是以“五桩灯”与“二心桥”较量内功，不分上下。晏春雷使出了父亲黄麻客秘传的“风雷三剑”——雷霆万钧、风满楼、大地沉眠，自以为天下无敌，甘十九妹却一一招架过去，并在最后一招时，飞出手中短剑，将晏春雷的左手一刀切断。

大敌离去以后，尹剑平跑出背起晏春雷回到院中。尹剑平痛苦万分，对自己不能宁死出面抗争深为遗憾。晏春雷说他毫无怨悔，对拜堂兄弟尹剑平只有钦佩，因为一个人能手下多大的容忍，才能有多大的造就。晏春雷还认为，这个甘十九妹也并非象江湖上传说的那般凶残，她也有存心仁厚善良智，她是在接连让过他三招之后才动手的。由此，晏春雷提示尹剑平：“你不妨多了解一下她，如果能化敌为友，那再好不过的了。”当晏春雷得知坎离上人已经死了时，他绝相信这是甘十九妹之所为，让尹剑平仔细弄清，那很可能阮行干的。

晏春雷不行了，真气已经开始散去。尹剑平于甘十九

方才拼斗过的地方发现了一滩血迹，断定她也是受了伤的。

晏春雷知道时间不多了，赶忙告诉尹剑平，说他这次出来，除了要救坎离上人脱险而外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拜托他务必完成：原来他是来认亲的！那位尚未见面的姑娘叫尉迟兰心，是当年两家的父亲给定下的婚姻，婚期就定在今年开春，也就是下月十五日，已经快到了！

晏春雷从怀中掏出一个绣花荷包，里面装着一片半月形翡翠块，说这原是满月形的翡翠，从中分开，各持一半，以为凭信。晏春雷又从自己右手的无名指下摘下一枚白玉戒指，说这是尉迟姑娘的父亲送给他的聘物。

“这就是我重托给你的事情……她家住在离此不远的凤阳府，在城北……把这奉还吧，我不能害了尉迟姑娘……她千万不必守节，你一定要劝她改嫁……更重要的是，她也出身武术世家，千万不要叫她为我去复仇……因为她永远也不会是甘十九妹的……对手，白白送死……至于我的后事……暂时不必移动……就停在这里吧，留待我父亲来后处理……拜托了……”

尹剑平心如刀割，抱着他恸哭。他死了。就象他近来所接触过的每个人一样，这些人似乎已经注定了同样的命运——死亡！而他，却仍然活着，奇迹般的活着。他伐木为材，做了两口粗木白棺，将坎离上人和晏春雷的尸体装好陈放在大殿里。

尹剑平在急奔凤阳府的途中，下榻“福寿居”客栈，恰巧遇上甘十九妹也住在这里调息养伤。他在饭堂最先看到了那个穿着一身红衣的阮行，他正和店主借用煎药的罐子。幸好那阮行并不认识他。经过一番细心的观察，尹剑平终于弄清了甘十九妹就住在后西院的三间小房里，那台翠帘红顶小轿也停在那里。

一股复仇的怒火涌上心头。天色已黑。现在可以断定，甘十九妹受了伤并且正在医治这是确定无疑的了。倘若她不受

伤，尹剑平去刺杀她，凭功力而论，他的冒险无异于去送死。眼前正是天赐良机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！瞅准了那阮行上街买药、两个轿夫也不在客栈的有利时刻，尹剑平轻轻窜入甘十九妹的房前。她正背着他坐在床上。尹剑平掏出匕首已来到了她的背后。甘十九妹凭她武功超凡的感觉已经觉察到背后有人来了，但却把尹剑平误认为是阮行。那一瞬间，尹剑平取她性命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可他却不忍这样下手，大丈夫做事应当光明磊落。于是他大喝一声：“我来取你的性命来了！”甘十九妹一回身，尹剑平出手便刺。对方略一惊愕，随即镇静自如，稳稳劈出一掌，竟将那匕首从中折断，呛啷落地，并就手拿住了尹剑平手腕上的门脉。立时刺痛带着强劲的力度灌注得他动弹不得。

“你是依剑平吧？”甘十九妹之所以没让他立时毙命，是因为她总觉得这个“依剑平”有许多耐人寻味的地方：岳阳门仅有他一个漏网？这间屋子里正燃着散发七步断肠红的毒香，外人一进屋即可仆地而亡，他为何偏偏是个例外？更使她由衷敬佩的是，这人本可以趁她误解是阮行回来的良机，确实在她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，一刀结束她的性命极为容易，而他却不忍干那种勾当，足见这人的心智亦不在她之下。自出山以来，她还真没遇上这么一个气度不凡又武功超群的敌手。一种女儿家奇妙的心理，促使她在凶险之中顿生柔情，实在下不了毒手，非要一睹庐山真面目不可。因为尹剑平蒙着面纱，她气力稍缓，用另一只手去揭他脸上的丝巾：想不到尹剑平恰恰抓住这个难得的契机，倏地挣脱出去，急窜到窗口。甘十九妹还未及去追扑，阮行赶到，迅疾向尹剑平的后胯打上一枚丹凤轩的绝门暗器“丹凤签”。见此情景，不知为什么，甘十九妹的心绪一时大乱，好个不是滋味，竟然对阮行的插手深恶痛绝。想到那中了毒镖的人，不到两个时辰就暴尸荒野，一种莫明的愁怅无缘而起，阮行要去追杀，也让她喝住了。

……尹剑平依在一棵老树下。他虽然在伤处四周封住了几个穴道，也明白中了这种毒镖没有多少时间可活了。想到晏春雷的重托，他愈加悲伤。他爬到湖边喝水时，遇到了一个好心的打渔人吴庆把他用船带到家中，而吴庆的母亲，恰是一位医病的高手。这隐居在湖岸的母子并非寻常百姓，开始并不想给他医伤，带有武林人那种特殊的警觉探问他。当老太太得知他曾从师冷琴居士习过六随之功时，才把他当着亲人，使出了她多年探究但还没有一试的绝招：拿一把短刀沾着有毒的“地藤瘤子”的白浆，在尹剑平的心坎、咽喉、气海三个穴道扎进去。已经气息奄奄的尹剑平就此昏死，全身僵直。老太太知道不用此法他也得死，莫不如孤注一掷，也许还能有救，这就全凭他的命相了，果真不死，才是天意呢。

半个多时辰过后，尹剑平居然真的复活了！老太太也异常惊喜：“好了，我终于找到了对付水红芍七步断肠红的妙方！”

第二天尹剑平即可下地活动了。吴老夫人精神矍铄，言谈不但有真知灼见，还带有深沉的哲理。尹剑平对这位救命恩人再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了，从他投奔各师门学艺乃至如何与丹凤轩水红芍结仇一一道来。吴老夫人义愤填膺，原来他的丈夫十五年前也是死于“丹凤签”，她本人也险些在水红芍的“反手三环剑”下丧生。吴老夫人携子来到积翠溪，虽然在滇地感染了风毒症，却时刻不忘研习剑法，以报前仇。只可惜她的儿子吴庆的功力不足，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水红芍的对手了，因此她一直将丈夫被害的真相对儿子隐瞒着。这位老人认为，习武要达到极致境界，除了秉赋天质、明师指点、个人苦练而外，最关键的是灵性。“现在，就让我试试，看你蕴含在内的灵性，到底有多深，是否能与我共事！”

说罢她两手抓些石子握住，让他猜出总数，再说出手里各多少颗。吴老太太以此来测量他的灵性了。这是一个不可能用智力和经验去解答的问题，正是一个纯属于灵性，超

越纯智能以外的问题，但是你却不能象对付赌局押宝那样去胡乱猜测。灵性的显示，只能是智能的闪光，并非深思熟虑所得，而是一触即发，一闪而逝。抬起头，天上一群翠鸟凌空而过。尹剑平一下看清总共十三只，分成左五右八疾飞而去。远处庙宇的钟声徐徐传来。一种灵性的冲击，使他不假思索地脱口道：“左五右八，合为十三！”

吴老夫人伸开手掌，果然一点不错！

她异常惊喜，接着把尹剑平领到一间黑暗的小屋里。点上灯一看，满屋墙壁上尽画些奇奇怪怪的图象，还有一幅美女的画像。吴老夫人问他看了这些东西有什么感觉，尹剑平只觉得壁画如刀光剑影一般含有凌厉的杀机，不忍目睹。“这就对了！”吴老夫人赞赏道。尹剑平在一幅画着“米”字形的抽象图案前停住。“你看见了什么？”“六口剑！”“再详说下去！”“这是六口交锋的剑。以小侄所见，六条线显示着不同的六手绝招，攻防兼施，却是绝妙天下！”“那么你看这六剑交锋的胜负如何？”“上三剑是主，下三剑为宾。前两剑，主势大胜，客剑却在第三招败中取胜，挽回了狂涛！”“好眼力，看来我这些绝技是非你不传了！”接着二人又按“米”字剑法比量了一番，尹剑平果然心领神会，从理论到实践，融会贯通，浑然天成！

于是，吴老夫人当即收下尹剑平为嫡传弟子，将这“双照堂秘功”研习透彻，悟出那一百二十八张图画的玄机，有朝一日，为她报仇雪耻，手刃武林公敌水红芍！尹剑平自是感恩不尽，只是当前重任在身，他必须赶在甘十九妹之前赶到淮上向樊老前辈报信，双照堂秘功，只好从长计议，事成之后再回头领教了。但是考虑到世态瞬息万变，吴老夫人已是老迈之年，且又沉疾在身，将来一旦没有时机复命恩师的一片诚意，岂不是终生遗憾！尹剑平临走之前，在那间草堂中整整呆了一夜，已将那一百二十八张图画牢牢记在心上。这已经足够了，他已不必身临其境观望动思，只要一闭上眼睛，

各种图象已历历在目，大可自行心领神会了。

吴庆用船刚把尹剑平送走，驾船回到自家口岸时，发现一只大船已经泊在那里。一个瘦长的红衣人拦住了他的去路，说是到此来找一个人的。吴庆昨日打渔时已见过这人一面，回去听尹剑平说他就是甘十九妹的跟班，因此倍加小心。阮行横不讲理，快到家门口时一直纠缠不休。吴庆对此人恨之入骨，当即出手，不过两招，就被对方点了穴道，僵身而立。吴老夫人冲了出来，从背后拍了一掌，解除了儿子身上被定的穴道，抡起鸠杖，施展出自家的怪绝招，已将阮行的前胸划开尺把长的血口。

坐在大船里的甘十九妹再不能等闲视之，飞身来到眼前。吴老夫人当面就点出了她的姓名，并将她的师门及其水红芍的为人之狠毒，数落得清清楚楚。甘十九妹冰雪聪明，相问之下，又得知吴老夫人竟是寡居此处，便明白此人的丈夫必是丧生在丹凤轩师门手中。甘十九妹冷言道：“既然你对家师这么了解，又有杀夫之仇，你当然知道丹凤轩的戒条之一，这就是绝不容许你这种人存在的；其实你大可不必卷入这个多事的漩涡里，你却偏偏不此之图，终于把你和你的儿子都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死域里！”吴老夫人的眼里闪出怒火仇焰：“小妮子大言不惭！老身却不在乎，你少呈口舌之利，且把你丹凤轩的秘功尽情施展出来，看看能奈我何！”甘十九妹道：“我不会让你失望。我们这次相遇，纯属巧合，其实我来这里，是为了找岳阳门依剑平的。我敢断定，他就藏在这里！”吴老夫人说声“不知道”抡起鸠杖便向前进招，她的奇异招法着实令甘十九妹吃了一惊。那边阮行强行往屋里闯，也受到了吴庆的拦击。这个武功看来很是平常的渔家汉子，经他母亲临阵的一声指点，居然也灵怪起来，一刀伤了阮行的胸禁，要不是甘十九妹飞身相救，阮行就命归西天了！

甘十九妹于是不敢大意，一交手果然觉得那鸠杖象魔棍一般厉害，她的前胸和手腕都险些被戳穿和切断；但她也看

出，那老夫人由于年迈加之重病在身，虽有一身绝技，也渐渐不得施展，那股凌厉之气越来越弱，几度喘息，力不从心了。甘十九妹趁此时机，劝她别再拚命，只要把那个“依剑平”交出来，她或可饶她母子一命。那吴庆却在一旁插嘴道：“你要找的那个人，毒伤已好，早走了！”甘十九妹说死也不信，如果他真的来过这里，原也是只想来看一下他的尸体而已。听他这一说，甘十九妹反倒突然一惊，倒要看个究竟了。她随即往房前一纵，吴老夫人虽是气力已竭，却是不顾一切宁死作最后一拚了。她腾身直取甘十九妹面门一杖下去，甘十九妹举剑相迎，咔的一声，将那鸠杖当空削成两截，吴老夫人跌落于地，肩头涌出血来。她知道自己完了，一身的真气开始涣散。她努力支起身子，回身疾向藏着双照堂秘功的那间草舍奔去。甘十九妹随即紧跟，她以为那个依剑平可能正是藏在那里的。想不到那个吴庆居然也敢铅刀一割，欺身一横，挡住了她的去路。阮行说：“我杀了他！”甘十九妹说：“不，留着他还会有用场！”伸手捏住他刺上来的剑锋，点了他的穴位，钉住在原地。甘十九妹让阮行在外边看住他，自己跟着吴老夫人闯进那间草舍。

只见那老太太白发披散，一身鲜血坐在草堂正中，四面已燃起烈火。“吴老夫人，你何苦引火自焚，只要把那姓依的交出来，你还有活命的机会！”

“你来晚了！”吴老夫人冷笑道：“他已经走了。事到如今，我不妨再告诉你，他不光是康复了，还尽得老身真传，来日造詣，势必天下无敌，你和你那老鬼师父的末日，可是不远了！”

“凭你？连你都不是我的对手，还能调教出什么了不起的弟子？”

“丫头不信，你且看来！”吴老夫人的目光遂向四壁一扫。甘十九妹这才发觉，在一片浓烟烈火之后，那四围的墙面上绘制着许多怪异的图画。她的感觉正如尹剑平一样，顿时觉

得一股凌厉的肃杀汇合成无形的攻势将她罩住。

“丫头，你可看见了？”吴老夫人哑声笑道：“老实告诉你吧，这壁间的一百二十八幅图画，乃是老身毕生灵性所创作的奇异招法，其中不乏是专为对付你们丹凤轩的特有招法和功力！这也就是你为什么特别痛苦的原因！”

一种莫名的恐惧之感，刹时使甘十九妹那颗极其冷峻自持的心，不由得慌乱起来。

“甘明珠！眼前你已被我威力无匹的暗藏杀机所镇住！凭你的灵性智慧，也许不难化解脱身，但是，只怕那时你将同我一样，势必葬身火窟！”

甘十九妹心头一震，只见四面火焰已烧到脚下，那些包围了她的可怕图象，借助火光，比实阵中的刀光剑影更具声威，确有难逃天罗地网的危险！

“丫头，如果你答应永不伤害我子，我即可指引你一条明路，立刻逃离火场，你可答应？”

甘十九妹虽说心具极智，只是面对性命攸关的一刹，也只好作出明智的抉择了：“好吧，我答应你就是！”

“好，一言为定！”吴老夫人干笑一声：“丫头，只移开你的一双眼睛就行了。”

话声方住，一股烈焰，已把吴老夫人吞噬了。熊熊烈火在她身上燃烧着，遂即倒毙现场。甘十九妹按她所言把一双眸子移开，大片火焰已扑向四壁，画面俱失，唯见身后闪出一条路来，她飞身跃出草堂。大火漫卷，冲天而起。

甘十九妹懊丧地叹了口气。她来到吴庆面前，解开他的穴道。他先是呆立，继而仆倒跪向已焚化的老母，痛哭起来。阮行举起竿子欲意就地打死，甘十九妹上前拦住，说她已经立下誓言，此生不得伤害于他。但这个甘十九妹的心机端的了得，她要将这个吴庆带在身边，有这个钓饵握在手中，她自信钓到“依剑平”那条多次漏网之鱼，自不在话下。

然而，她万万没有料到，吴庆这个看似呆笨的活鱼饵，居

然在服服贴贴跟着她和阮行一起上船的时候，突地变成鱼鹰，象一支箭一样神速地射进水中，潜进湖底游走了。

尹剑平花了五两银子买了一匹枣红马，冒着风雨，来到临淮关，傍晚时分，在“凤凰窝”客栈住下。到饭厅用餐时，他听到临座的两个人谈起官府正重金悬赏缉拿独行巨寇“云中鹤”之事。尹剑平早有耳闻，听说这大盗原在京畿一带出没，想不到此人竟来到皖境为害地方，心中略为一震。接着那二人又提到凤阳的“尉迟太爷”也遇到“云中鹤”的毒手，被盗去了一件传家之宝，“尉迟太爷”一身武功，与之拼搏，竟险些丧命。

一听“尉迟”这个姓氏，尹剑平不由大惊赶忙上前探听。那两人说，凤阳姓尉迟的有多家，不知他要问的那位尉迟前辈的大名叫啥？此事当初晏春雷也未来得及交待清楚，尹剑平只好提起尉迟兰心的名字。那二人说一点不错，尉迟兰心正是尉迟太爷的掌上明珠。那二人看来对尉迟太爷的家中情况十分了解，竟然知道小姐的女婿近日将登门认亲，仔细打量起尹剑平，从年岁、相貌、气质等多方估算，倒把他误认为是尉迟家的姑爷了。尹剑平发现，他与那两人谈话之间，坐在墙角那里有位十分俊彦儒雅的少年文士，一直在注意倾听，特别是听他道出尉迟兰心的名字时，神色有些异常。

尹剑平回客房，在狭窄的过道里，与一个下巴上留有一丛浓黑短须的大汉撞了个满怀，当时双方各自一怔，因为在泥泞的路上，两人就打过一次照面了。尹剑平刚在客房坐下，那位眉清目秀的少年文士敲门进来拜访了。他彬彬有礼，文采斐然，谈吐确实不凡，柔声细语，薄薄而有弧度的嘴唇每一拉动，辄露出粒粒圆润整齐洁白的玉齿。尹剑平暗自笑道，这小兄弟倘是女儿家，也必是一等姿色。少年文士自称他姓燕，说是他十分熟悉尉迟兰心姑娘，不知他要找尉迟太爷有何贵干？尹剑平说是受人重托，这事关系重大，实在不能见